

WHAT WILL I BE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se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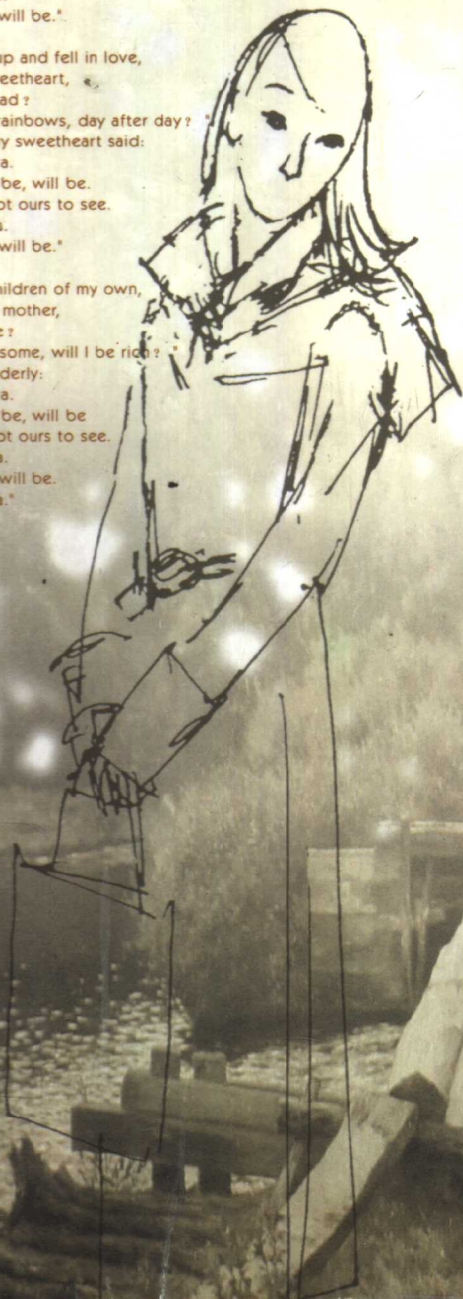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文艺出版社

李木玲 著

将来会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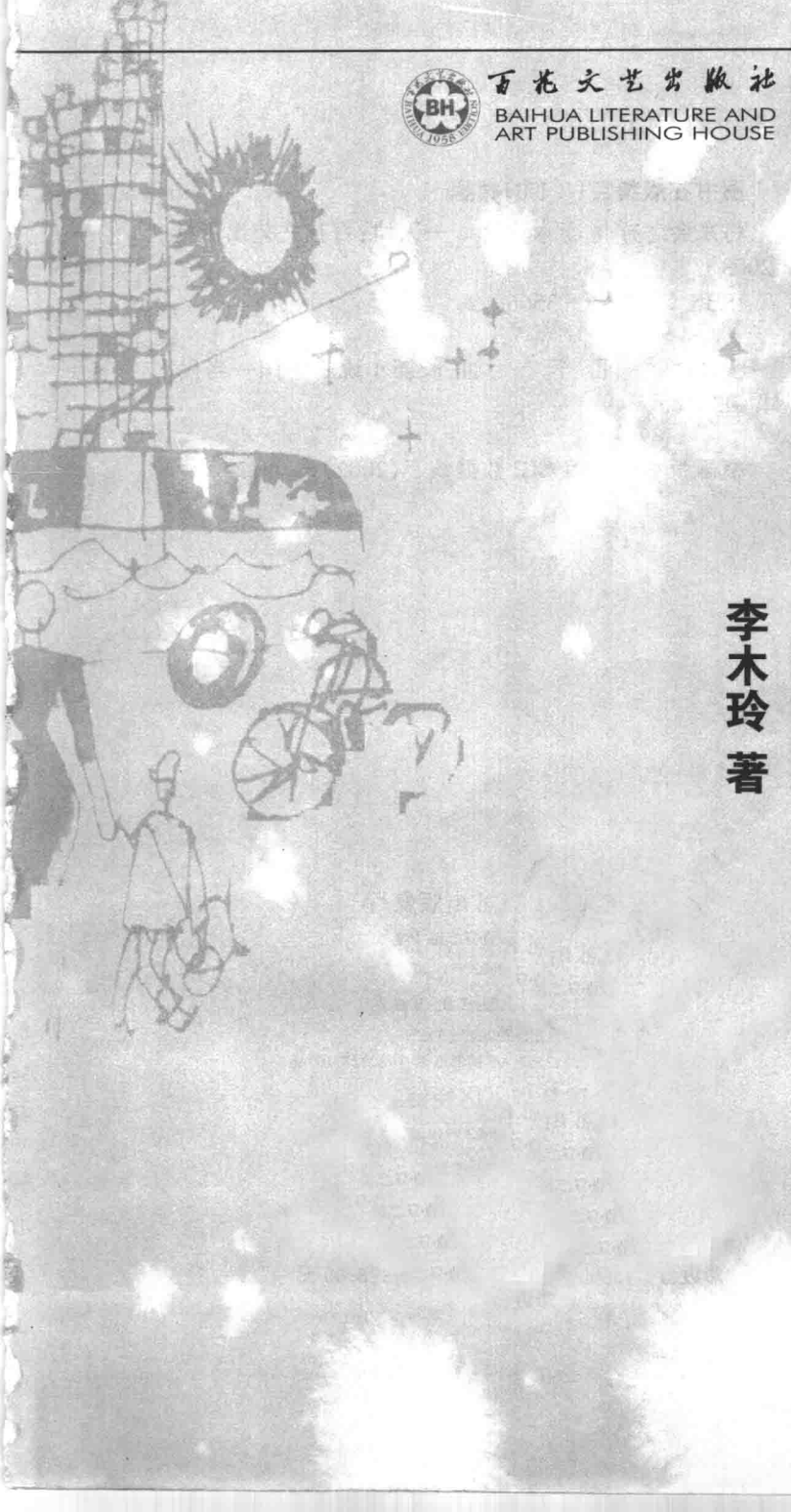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将来会怎样

李木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来会怎样 / 李木玲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566-2

I. 将...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24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49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定价:23.00 元



走出凡尘

(代序)

能够与李木玲相识相知是生命中的幸运。

和她在一起，如同找到了一面在淤埋的生活中静观自我反照心灵的镜子。

第一次见面是慕名相见，我错误地把地点选在了一家小有名气的咖啡馆。那天，整个城市像只酷热的蒸笼，咖啡馆窗外的街道仿佛一片正在施工的灰土暴尘吵闹不堪的工地。恍惚间，便见她款步而来，身着一件合体的暗花亚麻旗袍，低眉颌首，轻言细语。仿佛刚从一幅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油画中走下来，纤尘不染，淡雅清丽。

她安安静静地笑着，只要了一杯再淡不过的黄山芽。

同为写作者，真的震惊与感动于她锲而不舍的刻苦和一叶知秋的悟性。在美丽细腻的女人中很少见她这样怀揣灵珠的，在聪明灵慧的女人中很少见她这样孜孜不倦的，在执着坚韧的女人中又很少见她这样阖家幸福的……李木玲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完整的生活和完整的人格使她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度，镇定悠然，风清云淡。

第二次见面已是天静无音的秋日，正忙着修改文稿的李木玲满面倦意地斜倚在茶楼古老沉实的木椅上，仍是安安静静地笑，却只要了一杯再清不过的白开水。

她力邀我为这本《将来会怎样》写一篇序言，并且不容我置疑。不容我置疑的理由简单得只有一句话：“谁让你第一个读懂王小姐的人呢？”

谈话间，李木玲不时歪头揉揉酸痛的颈椎，微笑着自嘲：“写作是用冷馒头蘸着自己的热血充饥，是心甘情愿地役使自己的灵魂奔



忙于极乐的天堂与苦难的地狱……”

当然，一切都很值得。包括她为了这部小说忘我地去了解各种生活：与几位身在异乡的挚友长年在信中探讨爱情、婚姻和家庭；常常急三火四又不厌其烦地为了一个细节去问询十几个人；甚至在数九寒天，顶着大雪来到法庭做“人民陪审员”，感受那里的气氛……

“哦，时间不早了，女儿会想我的……”才听到亲切慈爱的声音起伏，她玲珑的身影已在归家的路上，回到那个屑碎而永远不会理顺的女人世界中去。我却只见了她的愉快与急迫，没有一丝从精神的神鹫八极跌入生活的柴米油盐的失落。耳边萦绕着她温存磁性的话语，留得满屋虚灵半壁斜阳一襟晚照。

在凡尘内外往来穿梭，却又自由得如徐徐清风，不怀一丝沉重，不挟一缕哀愁，让人不禁想到苏东坡的境界：寓身化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往了生涯。

《将来会怎样》是李木玲一气呵成的长篇处女作。作品描写了北方的某个城市中，一群再平凡不过的人们之间发生的关于欲望、情感、家庭、事业的故事。在那个四季分明却又气候无常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固守着自己的信念，渴求着哪怕是一点点的温暖，激情的肉体 and 冷涩的心灵不停地冲撞，不断地挣扎，却终究躲不过呼啸的命运，时时陷入对生活的绝望与迷惘……

将来会怎样？

该怎样就怎样——

会是一个被别人欺骗以后，再来欺骗自己，最后再去欺骗别人的谎言吗？

是前生的旧事,今生的尘埃,还是明天的幻影?

谁也无法回避生活中的苦痛，于是每个人在自己的苦痛中，调整着姿态，打磨着身份，完成着一个又一个不得不完成的故事。

本书绝好地描写了一位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女人王小理的身体与灵魂的情感故事和妥协与成长的成长寓言。社会的日新月异让任



何一个人都随时成为新旧交替时期的产物，王小理既有传统女人委曲全无私付出的完善的道德和纯美忧伤的个性，又有新女性积极探求爱情创造幸福的果敢行为和敏锐的触觉。

小说展示了一段关于王小理的旁人永远看不到，丈夫永远摸不着的生活秘史，这也是每个女人必须面对的，承受生活与承受自我的精神变迁史。王小理的特色就在于真诚与直白，小说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这个不幸福女人的第一次酸楚绝望，第一次心灵迷狂，第一次情不自禁和第一次扮演自己。

每个女人都是一个被缚的小仙女，一心要打破生活的束缚，渴盼找到只属于自己的神话。作者在人物王小理的世界中，没有悲天悯人做作拔高，而是直面由蓬勃的肉欲到鸡毛蒜皮的生活，由岁月的感慨到自我的拯救的每一道难题。

王小理就是一个温柔可亲的邻家女人，在即将迈过三十岁这个年龄的沟坎的特殊时段，由无奈到自主地，由懵懂到清醒地，由脆弱到勇敢地解决了来自肉体和精神的每一个困惑，每一个烦恼。

这个时代的爱情依然脆弱，男人被更多的权力欲望化，他们更热衷于选择各式名目来代替爱情；女人则被更多的舒适小资化，她们已习惯于为自己的身体而伤感叫痛。就像上一个时代，男人们积极地消灭个性反而更加自私，女人们漠视苦难反而更加不幸一样，各个时代的痛苦都名异实同。而且，也都像装修房子生养小孩一样，因为注定躲不掉奔波，每个人都会把那些痛苦当做是正常。

这部小说以北方的一个家庭为核心展开了两代人的生活历程，穿越几十年，光阴烟消云散，只留得那些爱与恨清楚的镌刻。这个家族真正的精神史就是爱情史，具体地说就是性史。家庭的悲欢喜乐秘密变迁的轴线就是性与爱塑造的各种领域——由性爱引发的各式各样的爱情战争，由疲倦孤独、酸楚绝望、恐惧妥协而形成的固定了的家庭面貌，由固定了的家庭面貌导致的男人和女人精神世界的不断演变。从而勾勒出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爱情：贫瘠的爱情，无知





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本能的爱情、童话式的爱情和自欺的爱情
.....

王小理的公婆杨金山与齐素清坚守着贫瘠的爱情，他们两个是什么都懂却比什么都不懂的孩子还要难缠的老小孩。荒凉的情感、饥饿的生活与变态的亲情，使他们超乎寻常的自私，使他们理直气壮地剥夺着儿子杨革文与儿媳王小理的一切快乐。

小理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不幸的，这种不幸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他们，看得见却赶不走。让他们因为不幸而日渐麻木，因为麻木而日渐尖锐，最后用这扭曲的尖锐去无情地刺痛身边的每一个人，获得某种扭曲的快意。这些人每分钟都在沦落，每个人的灵魂都因为失去庇护而那么脆弱，可是，他们给其他人的伤害却是那样准确、直接而残忍。

王小理的父母王爱军和刘凤琴就因为当年对性爱的无知而导致了刻骨的仇恨，最终成为一对死敌。刘凤琴对性由心灵上的惧怕演变为肉体上罕见的“性生活恐惧症”，而王爱军则因为无处发泄的欲望而郁郁寡欢，漂泊东西。以致在这个幽暗冷清的家里，亲情被扭曲成了一条毒蛇，人人躲避着它，生怕被咬伤。在几十年的对抗中，刘凤琴用她的一生换取了王爱军的一生，王爱军也用他的一生换取了刘凤琴的一生，直到刘凤琴即将死去，这对水火不容的冤家才得以把手握在一起。

在王小理三十年的生命中，前二十年被父母的无情争斗所吞噬，后十年被公婆的琐碎蛮横所淹没，她那优雅光鲜的外表下，深藏着永远不为人知的痛苦和遗憾。

王小理的丈夫杨革文是个典型的中国男人，他善良正直，一心为家，忠诚不贰，却有着传统大男子主义的直白和粗糙，爱妻子爱孩子的惟一方式就是努力地工作。和许许多多的男人一样，在充满了欺诈和倾轧的官场中，杨革文背负了太多的委屈和沉重，这些委屈和沉重同他特有的爱的方式一起，造就了他性生活的取向——事业



的成败决定着性能力的涨落。可是，他的性生活取向与其说是自私者，还不如说是阳痿者的男女逻辑。当杨革文饱受着心中的魔影——林处长一次次的折磨时，他的欲望完全消失；而当他仕途走顺后，在性方面又表现得草率冲动易于满足。

杨革文半生之中未曾注意未曾触及的是王小理撩人的风情：“她的眼睛里没有已婚女子被世俗污染的浑浊，而是盛着一泓清泉；她微启的双唇像只熟透的樱桃，口中有着婴儿般香纯的味道；她的乳房不大但是挺拔而松软，像哺乳的母亲；她兴奋起来的时候如同一个少女，湿热得像夏雨之后的森林；她的娇喘声清醇婉转，撩人魂魄……”

王小理是细腻经典的女人，一个感情丰富的男人得到她，自会苦乐相守，浪漫一生；而对杨革文来讲，他难改的天性却让他的妻子永远只是他的一双因为合脚舒服而忽略了其存在的旧鞋子。

可即使是良知不泯重情重意的王小理一直坚持着对丈夫的景仰，即使是革文开始重视和珍惜小理之后，小理也没有得到过杨革文哪怕是一次发自生命根源的回应。

小说的第一行字就交待了王小理生存空间的冷涩与尴尬。小理本来具有女人应该具有的一切美德，却始终找不到幸福——这是为什么？她应不应该去寻找幸福？什么才是她心中的幸福？

在王小理的初次涉世中，她隐约地认定自己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女人，她具备了女人得到幸福的一切情感基础：睿智、仁厚、镇定、大度、勤劳、淡泊、纤细、善感……可是，她却不得不面对几十年沉淀下来的人性的冷漠无情和家庭中如铁的秩序。小理一个人苦苦地寻找着，像只小小的蚂蚁在广袤而艰涩的生活中寻找着哪怕是一点点的甜度。

苛求生活故事的人，连一片落叶都会伤害他的灵魂。王小理逐渐变得脆弱，没有安全感，甚至被家务琐事弄成了神经质。她的心海





一次次翻涌着波浪——希望被爱席卷与淹没的渴望，可是，在生活中她却蜕变为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本能是一株粗壮的树干，所有的枝枝蔓蔓都是依附在这株树干上的。”王小理总是希望能得到一个把复杂和沉重统统倾泻殆尽的出口，可是不但没有找到，还迷失了来路。

当王小雨发现自己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爱人，改变不了从中得不到任何快乐的生活时，她开始凝视大地，自己去发掘去创造自己的快乐。

对于小理来讲，欲望像一粒石子：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石子，他想绕过它，可是却忍不住一直盯着石子看，结果石子最终还是把车轮硌得颠簸一下。如果他不死死看着石子，车轮就会自动偏转到安全地带了。欲望更像一个后果：小理小的时候，父亲不让她把脚伸到自行车轮中，她却最终放进去了，虽然挨了父亲的打，但她终于知道了把脚放进车轮会生出什么后果。

王小理于是第二次转身投入尘世——她开始探测爱情的疆界与疆界之外的束缚、极限与自由。

作品中，郑好、范子庆、王小理和江海岸就是婚外疆域中情感与理智的四种不同的刻度，同样的深情，同样的渴望着抛却生命，把它献给自己所爱的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

和王小理情胜姐妹的美丽女孩郑好用半世的痛苦与孤独守望着一段童话式的爱情：郑好从十四岁就开始追求有妇之夫老孙，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轨迹不断地接近老孙；从得到老孙的那个刹那她就不停地用牺牲自己的方式剔除着这个故事的每一分重量，并且尽情地享受着只属于本能的快乐而火热的生活；甚至最后面对老孙虚伪的告别，她也用轻轻松松玩笑似的口吻结束了她半生为之断翅的爱情。

郑好和老孙的爱情，是美人鱼和王子的故事，美人鱼先是用一条舌头换得与王子的相守，继而又不惜把自己化为海上的泡沫，为了王子的幸福无悔地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女人常常为了保护自己、成全自己而违背自己，这种违背是有一些悲壮的，而正是这“违背自己”又成就了女人新的本能。在这种精神胜利法上，郑好与小李是一致的，只不过郑好绽放在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小李则埋没于嘈杂的家庭生活中。郑好牺牲自我与整个青春结束了这场童话爱情，最终一个人孤单地远赴异国他乡；王小李牺牲自我与整个青春结束了所有的挣扎与不甘，最终一个人坚定地走向狭小的直播间，走向人世间深广芜杂的烦恼——而郑好和王小李也最终走向了梦寐以求的平静与安宁，自由地出入于自我、忘我和无我的纯粹的精神世界。

婚外的性爱，不存在着代替，只存在着深渊，而王小李的情人范子庆却梦想着用对小李无度的崇拜跨越这道深渊，抵达梦寐萦怀的幸福彼岸。

范子庆是一个绝对情欲型的心理幼稚的男人，虽然他已拥有了足够的聪明与技巧，却无法理解任何一条关于爱情与情人的规则。多年以前，少女时代的王小李就刻印在他的心灵深处，当他们偶然再次相遇，当他得到王小李的时候，他的爱情便成了爆炸的定时炸弹。

这种没有度向没有希望的崇拜更是一种恼人的折磨和野蛮的霸占，他动辄因为小李的某句话语而伤心得泪流满面，为小李每一次的心灵远去而狂躁不堪……所以，当小李决意斩断私欲的时候，他终于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阴魂不散的丑恶毒辣的幽灵。他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来折磨王小李，用粉碎自己的方式来粉碎王小李；他用自己无辜而又无知的纯情拷问小李“背叛”的冷酷和自私，用自己笨拙的痴情与残忍的伤害来争取哪怕任何一点爱情的可能。

红尘之中，那些饥渴的、抱怨的、痛苦的灵魂，最大的幻想就是期待着曾经的所做所为、曾经的耕耘付出能够理直气壮地换取他们梦想得到的权利。出入了情感的炼狱，经历了残酷的官司，罹患了无常的急症——王小李在病床上得到了这个崭新的悟证：“我们不觉得幸福，是因为我们没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是因为我们没有触摸





到生活悄悄流逝的脚步。”

王小理的今生就这样在她的病床上被永远地注定了。

大雪小雪又一年，由二十九岁到三十岁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三十六十五天，更像了平凡女人王小理化蛹成蝶凤凰涅槃、历尽艰险修得正果的过程。

第三次再返红尘的时候，一个新的王小理诞生了——超越了私爱以后，小理不求被爱，却会毫无保留地付出爱——给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开始习惯于没有本能的生活，一心求得肉体的纯净和灵魂的超脱。支撑着王小理的幸福秘诀是“过来人”甄新的倾囊传授：妥协与创造——妥协痛苦，创造幸福。

王小理逐渐粉碎着包裹自己的那层外壳，还生活快乐轻松的本来面目。她的生活理想最终汇入了那个宁静祥和的午后：丈夫杨革文躺在她的腿上不知不觉地睡去了，他枕得她的腿都麻木了，但是她却心满意足地忍受着——她情愿让这个可以陪她慢慢变老的男人永远地枕在她的腿上。她的女儿杨乐陶悄悄坐在她的对面，学着父亲的样子看报纸，翻阅报纸的哗哗声惊醒了革文，杨革文惊愕地一抬头，却被妻子的一滴幸福的泪水打湿了面颊……

当乌云笼罩我的时候，我才不会羡慕和向往太阳，因为我知道太阳终究会落的，太阳落山之后的黑夜不是比乌云密布还可怕吗——这就是信奉了“妥协和创造”的王小理面对苦难的新态度。

这样的王小理在郑好看来，是那样的不真实，像一个殉道士，用整个生命捍卫着一个虚无缥缈的道理。其实，郑好不知道，女人王小理的苦痛早已过去，在痛苦的土壤上长出的幸福之树更是郁郁葱葱。在这种只能意会的福音当中，旧日的创伤累累、人生的沧桑巨变也会逐渐转变为宁静与感人的快乐。

王小理全新的感念在她的精神恋人江海岸那里得到了印证。在每一次的相互接触中，灵犀相通的默契把他们推入情感的晕眩之中：一个即入天命之际，一个刚过而立之年，一个是阅尽天下偶遇知



音，一个是兰心蕙质寂寞柔肠，两个人都感到对方完整的世界对自己整个身心的吸引。他们有太多的美丽邂逅、太恰好的相通与太完美的互补，仿佛从地球遥远的另一边来赶赴这场幽会……

但是，王小理最终甩脱了这梦中有梦的美丽诱惑，在暴雪肆虐的北方古城的街头，深深地镌入了自己的身份之中，勇敢地跑向不可预知然而不会再有任何疑惑的未来。

王小理的胜利在于：她找到了自给自足的快乐的方式——忘却爱，忘却恨，忘却爱与恨所带来的煎熬；工作，工作，满怀爱心地工作，满怀信心地工作。

小理认为，这才是女人最靠得住的支柱和最永恒的幸福，这也是一个女人，甚至是男人找寻到幸福、支撑起自己而必走的过程。

有时候，女人的禅悟，比男人的更直接，更深远，更纯粹。她们用宝贵的肉体来换取灵魂的安宁平静，来理解人世的美丑善恶，于是才会有自我的融化和重塑，获得重新回归真诚纯净的生活的力量，也正因此，那些苦难与心魔才会永不轮回。

也正因此，女人才是世界上爱的源头。

轻拈此书，文字与段落异常简洁却又相当纯熟，最大程度地减轻了读者的压力。粗中求理，理中见细，细而见情，情而不腻。一目了然的句段把人物、环境和情节以畅快的节奏清泉般汨汨流淌出来，蕴含了巨大的张力。粗犷如大刀阔斧，细腻如青萍之末，每一位读者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普通的女人在她生命中最关键最微妙的而立之年所经受的屑碎平凡而又轰轰烈烈的沧海桑田。

反映出情美。整个篇章树立着张爱玲的风骨，包孕着池莉的触觉。或淡然恳挚、不徐不急地描摹形形色色的生活景致，让人身临其境；或大胆热烈、风风火火地直述爱情与性爱的各种滋味，令人回味无穷。

反映出意真。王小理及王小理周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每一分苦涩，每一份甘甜都真实得可以触摸。小说里每个场景每个细节每



个抉择，都那样地直指人心，直指人性，就像一个法官，用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来训诫暧昧的灵魂。读者们会和主人公一道经受着那情感、欲望、道德的选择碰撞，时时会与自我相遇，而如芒在背；每每会与矛盾相冲，左右无源。

反映出原善。作品淡入的境界却又是宽容的，用女性宽广博大的胸襟，厚重如大地的温暖，关怀和启迪着脆弱的人们。苦难常常使人离神更近一些，人本有智慧可以避免刺痛，可是不经过这些艰难晦暗，人们又怎能拥有悟得整个世界的成熟与超越。

《将来会怎样》会让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自愧汗颜，让不解风情的人醍醐灌顶，点拨那些被生活折磨的人展心灵悟，陪伴那些在涩苦艰辛中坚持自我的人走出凡尘……

也希望每个女人能藉此寻找到生活尘嚣之上的净土与溪水之远的桃花之源。

傅淞岩

2002 年 10 月 8 日

QUE SERA, SERA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sera."

——电影《知情人》插曲

(此歌曲曾荣获 1956 年第 29 届奥斯卡最佳歌曲金像奖)



1

北方的冬夜，格外的寒冷，格外的漫长。

都清晨五六点钟了，整个城市却仍在梦乡。那一刻，不知有多少上班族和上学族们正抓紧最后的时间蜷缩在温暖的被窝深处，酣酣地睡着，恨不得永远也不醒来。

而为人之母的王小理还是被女儿的一阵抽泣声唤醒了。

在夜一般的灰暗与寂静中，小理不动声色地斜眼看这个三岁半的小女孩——她仰卧着，眼神直直的，泪水缓缓地流向耳际，小嘴一撇一撇，像在想一件伤透了心的事情。

小理屏住气，怕惊动了女儿。依这些天的经验，只要小理动一下，女儿就会扑过来，没完没了地哀号：“妈妈，我不去幼儿园，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了……”

女儿无声地流着泪，小理无声地看着她。

从第一天送女儿去幼儿园到现在，已经十天了，为什么她的抵触情绪还这么强烈呢？这十天来，孩子天天早早地醒来，然后就一直哭；老师还说，她每次吃饭时都边吃边呕吐，午睡也不睡。这样下去，她那二十六斤的小身体能支撑多久啊！小理使劲闭了闭眼，不敢再往下想。

熹微的晨光努力地穿透窗帘，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房间的各个角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小理的眼睛，提示着小理起床时间的到来。

忽然，咣当！从厨房传来什么东西的碎裂声——原来，公婆早已起来了！

小理忽地起身，果不其然，女儿立刻号啕。

小理咬咬牙，绷着脸若无其事地穿衣服。

女儿也跟着坐起来，由于悲伤过度，她的哭声被一阵阵猛烈的哽咽替代了。她无助地看着小理，两只细细的小胳膊死死拽住小理的衣襟。





“宝宝，”小理终于忍不住劝慰女儿，“好陶陶，别哭了，妈给你买脆脆糖。”

陶陶却越发悲痛，泣不成声，“妈、妈、我、不、要、脆、脆、糖、我、要、在、家、玩、玩、玩……”女儿的小脑袋随抽噎的节奏一晃一晃，盯着小理怎么也说不出来，小理替女儿接下去，“你要在家玩布娃娃，是不是？”

女儿点了一下头，哇地哭出了声。

婆婆齐素清进来了，神色有些慌张，“小理，你爸把你熬药的沙锅打了。”

“没关系,没关系。”小理顾不上多说,拿手绢给孩子擦着眼泪。

“打就打了吧，省得一天到晚把家里整得不是味儿。”齐素清爬到床上，搂过孙女，“哟，这孩子，怎么还哭？！”

奶奶的怜爱让刚止住哭声的陶陶迅速恢复了委屈，她又痛哭起来，央求奶奶在家带她一天。

齐素清受不了了，冲小理递着眼色。

小理一边飞快地叠被子,一边对着婆婆摇头。

“真想不明白，大冷天的非要把孩子往外头送，孩子多可怜。”婆婆瞪了小理一眼，紧紧搂着陶陶嘟嘟囔囔个没完。

陶陶听懂了奶奶的话,哭得更欢了。小理不知该说些什么,摸摸自己的额头,竟然已经出汗了。

“阿——嚏，阿——嚏……”公公杨金山正在打扫撒了满地的中药渣子，也许是令人作呕的药味刺激了他的鼻腔，他刚刚有些好转的过敏性鼻炎突然犯了。

小理慌了,连忙抢过笤帚,“爸,我来扫。”

杨金山把笤帚递给了小理，喷嚏却依然不断，每一声阿嚏都像飞沙走石一样打在小理的心上。

终于能够说出话来了，杨金山捶着腰说：“年纪轻轻，没病没灾的，喝什么药啊！没事儿到操场跑几圈，锻炼锻炼，啥毛病也没有了。阿——嚏！你说呢，小理？”